

# 恋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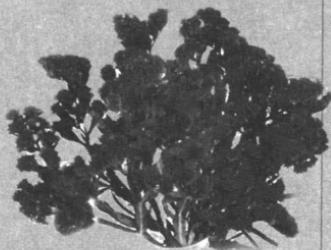
## 生命中的第一枚橄榄

精选中外著名作家散文佳作  
你的心和他的一道跳动  
你的悲欢映衬在他的脸上  
你的明眸闪烁着他的身影  
你的灵魂追随着他的脚步



生命中的第一枚橄榄

恋  
人



# 生命中的第一枚橄榄：恋人

吉 乔 编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1 插页 240,000 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2867-9

J · 2446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小我”世界 情意无价

## ——《勿忘我散文丛书》代序

余红梅

《勿忘我散文丛书》在今年夏天的暴雨和骄阳轮替中编辑完成了。丛书包括四种：《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父亲》、《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母亲》、《生命中的第一个宁馨儿：孩子》以及《生命中的第一枚橄榄：恋人》。

“勿忘我”，一种小小的极尽恋人心曲的花朵，被精心地镶嵌在这里。它不是指恋爱中的男女深情而温软地低吟一声“勿忘我”，而是说在家庭的亲情、个人的恋情中低徊的“小我”面对社会角色中的“大我”发出的多情的呼唤。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话告诉我们：人没有必要隐讳自己的感情；有情无情、亲子与否甚至可以成为检验“豪杰”和“大丈夫”的一个标准。一己之亲情、恋情虽小，却最能透达做人的真伪、善恶和美丑。在一个动荡的国家和社会中，个人小圈子里的私情往往还与整个社会、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同时，“小我”之情也受到人所处社会的风俗、由来已久的传统规范的影响。可以说，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地域的人，在对待亲情和恋情上所反

射的光泽会呈现出如同一个钻石中不同的面。重要的是，在文明社会里，人的一生应该不断培养和完善一种堪称健康的感情。忘记我们心中珍贵的亲情和恋情，就是抹掉我们成长中的某种印迹；同时，一个人只有在感情上成熟了，才意味着他真正的成熟。这些感情自然就包括了我们提到的亲情和恋情。

父亲和母亲是孩子生命中接触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他们既承载着不同的家庭角色，又传递着作为具有社会角色的人的信息。孩子从他们各自的职责中认知作为父亲和母亲、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如何做父亲和母亲，直接关系到孩子心灵的成长，也影响他们观照男人和女人、进而观照世界的眼光。而孩子，作为父母生命的创造性产品，自古凝聚着希望和烦忧。从孩子方面来说，如何释解来自父母的压力，交出一份令他们满意的答案，也成了人生的一大课题。初恋是人在情感的稚嫩年龄第一次真爱的流露，因其纯净和美好，无论失败或成功，都留下一份穿透时空的记忆。如果我们把生命比作一棵茁壮生长的大树，父母就是深入大地、密密扎扎的根系；孩子是指向天空的树干；恋人，可以理解为树的旁枝斜杈。生命的质量依靠生命的各种要素共同维系和体现着。把中外名家包括港台著名作家关于父亲、母亲、孩子、恋人的散文随笔集结成一套丛书，就是将社会的出类拔萃者（他们或者功成名就或者学有所成）集中在一起，反观他们在人生的“小我”世界里各个重要的感情驿站是如何看、如何说、如何做的。这样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人群，提供了一个窗口，透现出来的是普通

人所共有的情思。在这么一个“小我”的世界里，有别一种并不轻松的相对内敛的人生，有复杂的人性存在，有人间的真情和真爱。谨以这无价的情意敬献给辛勤哺育我们成长的父母，献给可爱的孩子，献给世间永恒而真挚的恋人。这在人情淡薄、世风日下的商业化时代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父亲》以朱自清的名篇《背影》开头，收编了叶圣陶、傅雷、丰子恺、贾平凹等26位中国现当代名家有关父亲的散文随笔。这里浓缩了具有典型中国风味的各种父亲的形象。对于尽心竭力的父亲或勉为其难甚至不称职的父亲，均有感性的抒情或理性的诠释，其中不乏较有思想深度和境界的篇章。还收编了董桥、三毛、罗兰等6位香港台湾著名作家的力作，尤以情感人，多能展示女儿与父亲难以释怀的某种特殊联系。另外，还有16篇是外国著名作家笔下的父亲。这部分有不少篇目并不对父亲的一生作完整的写作，而取某种场景的剖面切割，因而相对轻灵，却也活灵活现。

《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母亲》通过中国现当代作家几乎同声一致的抒写，高度赞颂了人类超乎一切的母爱，同时也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母亲的女人命运那令人颤动的悲剧性。计有胡适、邹韬奋、朱德、老舍、冰心、戴厚英等35位中国著名作家或名人写母亲的散文，其中聂绀弩的《怎样做母亲》至今读来仍有启发作用；而冰心颂扬了母亲的人格，筱敏和杨克祥自觉地认同母亲的个性存在，并将其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这在

思想意识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黄蓓佳的《两代母亲》以敏锐的目光比较了两代母亲和两代孩子关系的差异，令人深思。另有 14 篇包括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台湾、新加坡作家及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如席慕蓉、尤金、小堀杏奴、纪德、米什莱、邦达列夫、米斯特拉尔等。这部分内容注重横向挖掘母亲的个性，更加丰富了作为有血有肉的母亲的形象，从更多的侧面还原了母亲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需求和灵性，展示了母亲从现实的土壤向精神的乐园飞越的可能，给人以希望。

《生命中的第一个宁馨儿：孩子》对于人类希望的种子——孩子也有各种情状的真切描摹。在丰子恺、朱自清、梁实秋、新凤霞、赵丽宏、斯妤等 25 位中国现当代作家艺术家的散文中，有将孩子奉若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地位的；也有觉着不堪折磨勿宁自杀的；还有警觉孩子不该小小年纪就到处做着现实世界的主人翁；并对理想的未来的孩子有超凡脱俗的设计。可说是情理交融，精彩绝伦。而《陪读》、《送儿赴考》、《琴岛》勾画的是新一代家长的焦灼和困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台湾著名散文作家张晓风、林文月、张秀亚、席慕蓉、喻丽清等 12 篇力作温馨可人，对孩子与动物的关系有超人的写作。另外，享有世界声誉的外国作家池田大作、兰姆、拉格洛夫、赫尔岑、泰戈尔、杰罗姆、米斯特拉尔的 7 篇或抒情或议论的散文随笔，对孩子别有一种卓越的情怀和心智。

《生命中的第一枚橄榄：恋人》收编了 33 篇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或知名人士令人回味无穷的初恋故事。其

中周作人、郁达夫、韦素园、川岛、缪崇群、储安平笔下如梦一样逝去的初恋有着水一般的圣洁；而以冰心、巴金、新凤霞、洛洛为主要代表的初恋和爱情，更多地观照出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国家政治命运对个人情感和单个家庭的渗透和影响力。这些有情人，或者是恋而不成，只能终身追随初恋情人的一脉冤情；或者由初恋而成婚，经过岁月的磨碾，甘苦与共，最后不堪回首，总之呈现出一种更为厚实和沉重的人生和历史。还有一类如何其芳、老舍、梁遇春、石评梅、聂绀弩笔下的恋情，完全是以诗意的笔法勾画了恋人的神奇，难怪他们永志不忘。另外精选的台湾作家王鼎钧、张香华、刘海北、三毛的4篇作品中，有两篇记叙了著名作家柏杨和席慕蓉的初恋和爱情生活。外国部分选入6篇佳作，作者均有世界影响：雨果、马克·吐温、都德、邦达列夫、邓肯、史密斯。他们笔下的初恋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却传递着玫瑰花一样的芳香。

这套丛书力图表达对于父亲、母亲、孩子和恋人这四个主体的一种最为浓厚的感情，希望通过大部分直抒胸臆的散文文体，尽可能传递人类无以伦比的感情，表现较为丰富的人性内容。但因各种条件所限，编辑工作未能尽善尽美。寄希望于日后有更多的名篇佳作来补充和丰富这套丛书的内容。

“小我”世界，人生五味俱全，凝聚着千古悲欢离合，浓缩了无价之情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从“小我”世界起步的。是否拥有健康的情愫，可以从你人生的第一步开始检视。如果你生性情感淡薄，那么可以通

过这些浓情蜜意的散文丰富自己；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个情爱的宝藏，那么就千万不要沉迷。人生需要保持一种距离的美。认识自我，也是为了走出自我。愿每个人都能轻松地走出“小我”世界，勇敢地迈向社会，去体验更加广阔丰富的人生。

1998.7.26.

# 目 录

- (1) “小我”世界 情意无价 余红梅  
——《勿忘我散文丛书》代序
- (1) 周作人 / 《初恋》  
但是(她)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
- (4) 缪崇群 / 《芸姊》  
我们初次饮了一杯人间的醇酒……
- (11) 郁达夫 / 《水样的春愁》  
可是那位赵家的少女，却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
- (19) 川岛 / 《桥上》  
到而今十几年了我还能想起伊那迷人——至少迷我的两只大眼。
- (22) 黎烈文 / 《秋外套》  
我终于在衣领的夹里上找到了那幽妙的香味的来源。
- (27) 韦素园 / 《春雨》  
然而异乡做客，这些微的隔膜都在亲爱中燃烧去了。
- (32) 储安平 / 《墙》  
我像一个死尸，也许永远，永远就这样被摈在这

荒凉的墙外了。

(45) 陈开民 / 《雪夜》

静静的雪夜只有两颗热血澎湃的心发出的嘭嘭声。

(52) 洛洛 / 《忘年之恋》

清清爽爽了，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欠了，他们结婚了。

(63) 冰心 / 《我的老伴——吴文藻》

我想在我终于投笔之前，把我的老伴——和我共同生活了 56 年的吴文藻这个人，写了出来，这就是我此生文字生涯中最后要做的一件事，……

(87) 巴金 / 《怀念萧珊》

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  
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

(103) 新凤霞 / 《同甘共苦》

我日夜担心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像文化部那位副部长说的，把他送走。

(118) 傅天琳 / 《我也这样叫她：惠》

虽说分别已近二十载，却原是影与形相依，魂与梦相连的一脉冤情……

(126) 范若丁 / 《纸上罗曼斯》

月波如水，水波如她的双眸，双眸如灿烂的星光，她凝望着我，……

(135) 吴冠中 / 《忆初恋》

她微微有些露齿，我想到《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也微露齿，我陶醉于芸娘式的风貌。

(141) 金凤 / 《我的初恋》

他那时 18 岁，身材修长，面容俊秀，漆黑的双眉下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充满忧郁和痛苦。

(153) 张抗抗 / 《橄榄》

在我那尚未受过挫伤的童稚心灵里，第一次充满了一种对人的深深的同情，也有对我自己未来的恐惧。

(162) 万振环 / 《残缺的彩照》

当她开始剪时，我忙扭过脸去，她剪的不是照片，而是我的心呵！

(172) 陈慧瑛 / 《参星与商星》

时光老人把我早年生命的朝霞，都撒向了洁净的友谊天穹。

(178) 张守仁 / 《你就是爱》

我从事写作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了，但我一直不敢写你。我怕我拙劣的笔，玷污你的形象。

(185) 叶梦 / 《情缘》

我不能不承认他是世界上最最有耐心的男人。

(191) 祝成侠 / 《最初的温柔》

你唇上的那抹很重很齐的胡须，闪出暗红的亮星儿，让我目眩。一生不忘。那是我关于男性的第一感念呵。

(195) 廖华歌 / 《又见樱花开》

由于他的存在，我觉得每一天都像是过年。我有了少女最初的心事和羞涩。

(200) 舒乙 / 《我的“第一眼”》

她样子甜甜的，很大方，唱完了，转身甩着两根又黑又粗的长辫子，蹦着跳着钻进了后台，像个小兔子。

(205) 张梅 / 《初恋情怀》

散场后我和他站在黑夜中候车，他一直若有所思。见他这么小就懂得沉默，心里又喜欢他多几分。

(209) 樱子 / 《活泼泼的太阳和鲜黄鲜黄的迎春花》

伊突然意识到：秦难道不是她心仪已久的吗，她的初恋本来就应该属于他。

(212) 何其芳 / 《墓》

“穿白衫的有你的身材；穿绿衫的有你的头发；穿红杏衫的有你的眼睛。”

(219) 老舍 / 《没有故事》

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

(222) 梁遇春 / 《她走了》

我好比一根火柴，跟着她已经擦出一朵神奇的火花了，此后的岁月只消磨于躺在地板上做根腐朽的木屑罢了！

(226) 石评梅 / 《墓畔哀歌》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

(232) 卢隐 / 《雷峰塔下》

这是我们头一次的接触，可是我心里仿佛被利剑所穿，不知不觉落下泪来……

(235) 聂绀弩/《梦》

全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存在，除了她和我；不，除了她的和我的眼睛！

(241) 庞培/《她》

她瞪大热情而害怕的眼睛，几乎让人受不了她身上那股少女时代美丽而非凡的热气。

(244) [台] 王鼎钧/《红头绳儿》

我拿定主意，非写一封信不可，决定当面交给她，不能让第三者看见。

(253) [台] 张香华/《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陌生的场合中，每当有人发现我就是柏杨的妻子时，总会惊愕地打量我。

(273) [台] 刘海北/《家有名妻席慕蓉》

她最具北国气质——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从心到口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没有一丝拐弯抹角。

(279) [台] 三毛/《求婚》(节选)

我求了又求，求了又求，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后来我走了。

(284) [法] 都德/张秋红译/《星辰》

当她消失在斜坡的小路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滚动在骡子四蹄下的石子儿一颗颗地坠落在我的心上。

(291) [法] 雨果/罗仁携译/《巴约讷》

我发现在我心灵的一个隐秘的角落里，闪现出第一道难以言喻的曙光——爱情的神圣的黎明。

(296) [英] 史密斯/方 敬译/《玫瑰树》

伯爵曾在爱情上不幸，从来没有结过婚。

(300) [俄] 邦达列夫/刘同英译/《理想女人的成分》

这种没有回报的爱的流露真情的感觉看来成年人是不会有。

(307) [美] 马克·吐温/谢德辉译/《我那柏拉图式的情人》

她永远是十五岁，其模样如此，其举止亦如此；而我也总是十七岁……

(323) [美] 邓肯/《初恋》

看见他和一个蒙着白纱的貌不出众的姑娘一起走向祭坛时，我是一种什么心情。

(328) 编后说明

但是（她）在我的性的  
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

## 初 恋

周作人

那时我 14 岁，她大约是 13 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隔壁住着一家姚姓，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门进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痒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

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